

张家其, 宗晗姝, 邓运员, 等. 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老洞系统重构的逻辑与路径[J]. 地理科学, 2025, 45(5): 1093-1104. [Zhang Jiaqi, Zong Hanshu, Deng Yunyuan et al. Logic and pathway of tourism-induced 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Laodong Villag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25, 45(5): 1093-1104.] doi: 10.13249/j.cnki.sgs.20240288; cstr: 32176.14.geoscience.20240288

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老洞系统重构的逻辑与路径

张家其¹, 宗晗姝¹, 邓运员¹, 朱烜伯²

(1. 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2.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开展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的逻辑路径探究是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推动该类村落保护性开发, 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积极探索。通过构建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的理论框架, 明确重构目标定位, 剖析重构驱动力、维度, 继而解析系统重构逻辑, 并以典型村落为例开展重构路径探究。结果表明: ①传统村落重构驱动力主要来自资源、区位的自然本底条件支撑, 民族文化体验的旅游市场需求, 追逐利益的企业资本投入, 改善民生的地方居民诉求及乡村振兴战略下旅游产业扶持政策推动, 与一般乡村重构驱动力相比, 需重点关注共性驱动要素在这类特殊地域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强化效果; ②重构对象包括空间格局、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自然人文环境等多个维度, 各维度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 ③基于系统性重构思维, 具体从空间范围、景观特点、生产类型、旅游开发形式、开发主体、利益分配、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展开老洞村重构路径探究, 结合物质空间景观特点和保护开发形式将其划分为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建构性景观协调区, 针对各区生产资料、生产对象差异, 通过重塑生产逻辑与价值导向、整合文化旅游资源, 优化市场发展模式、重视生态服务价值赋能生产方式转型, 驱动生产关系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共治转变, 形成复合社会关系网络, 继而引导各区文化生态重构。

关键词: 旅游驱动; 重构逻辑; 传统村落; 老洞村

中图分类号: K92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5)05-1093-12

传统村落因历史建筑、民族文化、信仰习俗等特色享有较高知名度和旅游价值, 在文旅融合赋能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当下, 旅游开发势不可挡^[1]。但不容忽视的是, 旅游开发推动传统村落生产方式升级带动了依附于物质生产之上的社会关系与秩序变革, 引发诸如空间功能变更、经济利益博弈、民族文化解构、特色景观转向等多重嬗变^[2-4]。该类地域旅游开发实质上是旅游活动造成空间功能叠置的同时, 地域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文化价值体系的系统重组与实践性建构过程, 而如何借助旅游这一发展新动能积极引导传统村落经济、社会、空间的有序重塑, 推动各子系统协同发展, 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70年代, 西方乡村聚落经历持续重构与转型, 重新激发的乡村价值、活力受到学界极大关注^[5]。Woods界定乡村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 由于农业经济地位下降、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 其社会经济结构被重新塑造的过程^[6], 而有

收稿日期: 2024-01-06; **修订日期:** 2024-04-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54)、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24YBZ117)资助。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2371254), Hunan Provincial Social Science Achievement Review Committee Subjects (XSP24YBZ117).]

作者简介: 张家其(1986—), 男, 湖南醴陵人, 博士, 副教授, 硕导, 主要从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E-mail: 594089143@qq.com

通信作者: 朱烜伯。E-mail: 330442900@qq.com

关重构驱动力则主要聚焦产业发展、逆城市化和全球化等,认为部门变革与城市移民是乡村重构、转型的核心驱动因素^[7],且宏观上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乡村主体多样化和地域空间扩大化,最终推进全球化乡村诞生^[8]。国内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城乡一体化建设,在产业发展、土地整治等政策推动下^[9-10],乡村地域空间经历快速重构,各类新发展元素的融入致使乡村治理格局、产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取向发生重大转变^[11-13]。面对日益复杂的乡村环境,受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驱动,乡村生态、业态、文化、生活方式、价值实现等变化、重组呈现持续性、动态化特征^[14-15]。为此,龙花楼对乡村重构进行了深入解读,其团队通过构建重构理论框架,对比分析典型村域重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异同,探讨了乡村重构实现路径^[16-17]。在此期间,作为历史文化瑰宝的传统村落重构也取得丰硕成果,相关学者聚焦该类村落空间重构^[18-19],或以空间为媒介探究了其经济、文化重塑过程^[20-21]。然而,考虑到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重构是涉及功能空间转换、开发主体多元化、社会秩序重置、文化价值交融、发展目标融合的繁杂现象,单维度重构不足以解决该类特殊地域经济、社会、环境及空间协调发展问题,基于系统性思路从系统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系统和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综合考察、认识各重构对象,重视重构维度的关联、耦合和协同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急需深化旅游驱动该类村落空间功能、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态整体重构的逻辑路径解析,强化传统村落重构理论指导与实践落地。因此,本研究借助系统性重构应对多重现实挑战,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及文化强国目标,突破传统保护模式局限,从“单一维度”到“系统多要素协同”,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从而为传统村落振兴与文化遗产提供理论与实践双重支撑。

1 旅游驱动传统村落重构理论框架构建

引入乡村重构概念、理论基础,回应文旅融合推动传统村落转型发展这一核心诉求,对重构目标进行再定位,继而构建旅游驱动下的重构理论框架,解析该类特殊村落重构驱动力、维度及整体逻辑关系。

1.1 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重构目标定位

龙花楼等将乡村重构定义为适应村落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16]。延伸至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重构则定义为文旅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发挥各类物质、非物质文化资源禀赋,满足游客异质景观参观及文化体验的同时,推动村域经济、社会结构合理化,实现社会生活可持续演进,且注重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演化与外部条件的和谐统一。

1.2 重构驱动力探析

现有研究关于乡村重构驱动力包括区位、资源、市场、资金、开发主体、政策扶持等^[17,22]。传统村落在重构驱动力方面与一般乡村既具备共性特征,又具有个性特质,具体表现在区位对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基础性作用更大;其次考虑旅游资源可再生性,但其背后表征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特性不可再生,而它又是旅游市场核心吸引物,市场驱动下各主体如何开发这类旅游资源关系到能否持续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此时各类产业政策、旅游规划及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就起到关键作用。为此,重点分析传统村落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参与主体、政策保障等旅游驱动要素在这类特殊地域的重构中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强化效果(图1)。

①区位条件是影响传统村落重构的基础性要素^[23],良好基础设施、便捷交通网络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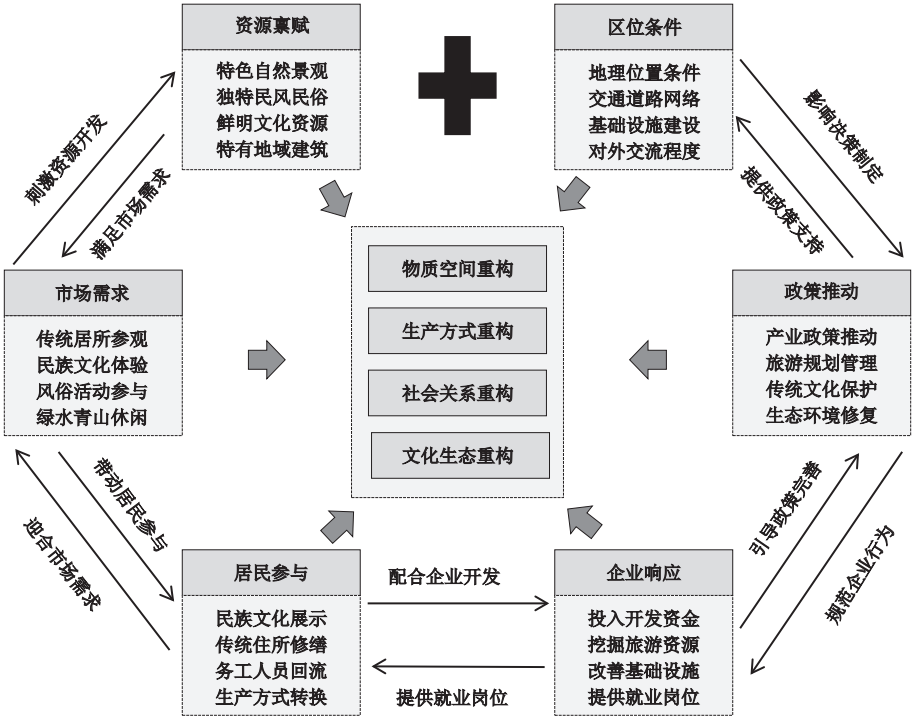


图 1 传统村落重构驱动要素及相互关系

Fig.1 Driving factor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reconstruction

效激活旅游要素，继而在物质、能量、信息畅通流动下经济、社会、文化系统间关联度和协调性不断增强。②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凭借特色传统文化、独特民风民俗以及特有地域建筑，着力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成为其实现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本底条件及最大底气^[17]。③市场需求引导下，为迎合游客对传统建筑异质景观的猎奇心理，传统居所被修缮、重建，由此保持村落整体风貌一致^[24]；而民族歌舞、风俗民情在增强游客体验的同时，拓宽了村民就业渠道，传统文化也得到保护与传承，但外来文化对村落生产、生活及价值观带来剧烈冲击；此外绿水青山为游客提供休闲放松场域，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落地实施。④企业通过投入资金、技术、管理人才，深度挖掘村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既改善了人居环境，也促进了文化保护与传承，在自身获益同时弥补了传统村落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25]。⑤传统村落因历史建筑及民族文化备受关注，而作为传统建筑拥有者、历史文化遗产传承者及“活化”主体的居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居民与旅游企业并非简单的业缘关系，而是平等、互利、不可或缺的两大开发主体，居民在利益分配、运行管理、决策制定等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26]，而这种社区增权也刺激村民放弃原有生产方式，积极配合住所修缮和文化展示参与旅游开发，最终推动村落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价值体系重构。⑥传统村落整体规划、传统建筑保护、传统文化传承等政策规范各方行为，保障了经济、社会、文化、空间及生态环境的有序重构^[27]。

1.3 重构维度分析

传统文化深入体验带来主客频繁互动，加之各类功能空间高度共域，旅游开发给传统村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及空间系统造成开放且繁杂影响，并驱动各系统经历深度重塑。其中最直观改变即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传统农业转变为观光农业，或直接放弃农业

生产参与旅游开发。之后因生产方式、经济收入变化,致使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氏族宗亲、邻里关系逐渐被业缘、志缘关系取代,引发社会关系深刻变革。此外,传统村落经历长期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天人合一”朴素自然观,如适应、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村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形制现今被各类旅游规划取代,失去原生环境烘托的民风民俗则被剧场化,由此对文化生态造成极大冲击。最后地域空间是生产、生活承载体,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生活习俗、生态环境构成的影响都会在地域上表现出来,并驱使空间功能转换^[28],因此空间重构是基础维度,承载并影响其他维度重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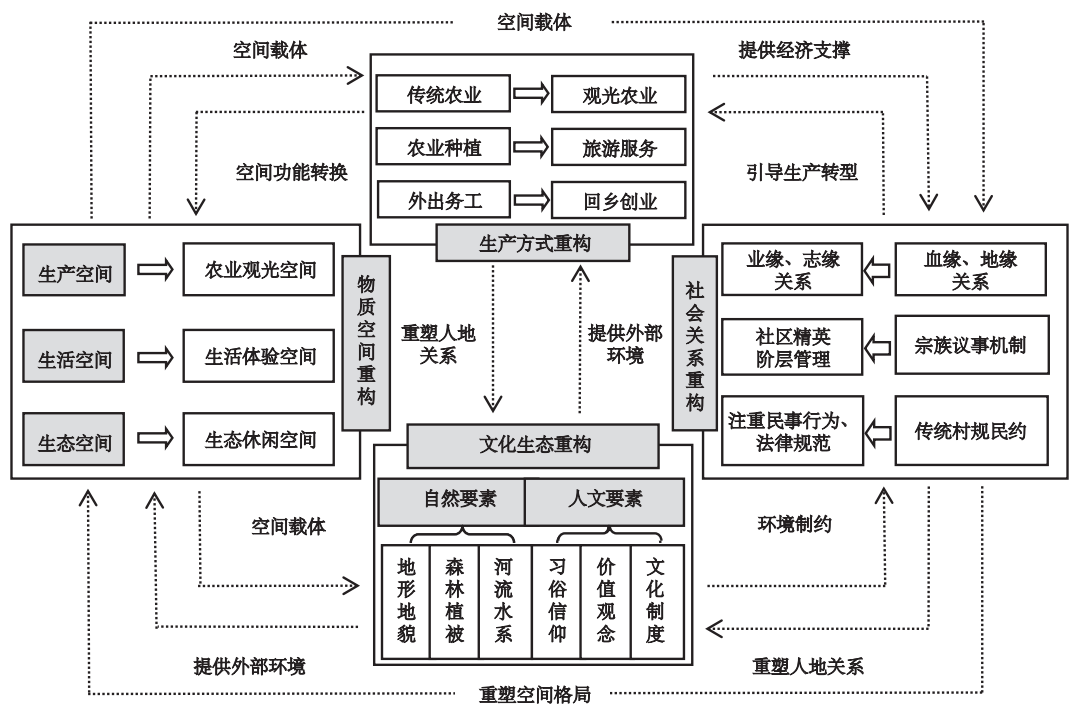


图2 传统村落重构维度及相互关系

Fig.2 Reconstruction dimens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各重构维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关系^[29-30]。生产方式重构一方面改变了村落传统空间格局及功能,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承载其上的经济、生活及伦理道德等社会关系重塑;而社会关系重构既是对文化生态环境演变的适应,构建和谐人地关系又能更好指导生产方式重构;此外,文化生态重构有助于保护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也为空间格局及生产方式重构提供外部环境;最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态重构都会推动空间格局演化,而空间格局演化也加速了三者重构,空间重塑成为各重构维度相互作用的纽带^[24]。

1.4 旅游驱动传统村落重构的理论逻辑解析

遵循传统村落重构目标定位,通过旅游驱动下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要素、结构和功能的人为干预、调控,村落地域系统由非良性向良性状态转变。然因传统村落重构维度具有多面性、关联性,面对这种复杂关系需借助系统性思维解析单一维度重构将对其它维度关联何种影响,继而尝试对其它维度进行重塑,最终探讨如何通过多维度重构来引导村落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

考虑传统建筑空间集聚性,且历史文化也需在特定环境下才能更好“活化”,显然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集聚地成为了理想的旅游开发场所,但这类地区往往是居民传统生产、生活区,现被赋予旅游功能,致使村落空间格局、功能发生显著变动,而这种空间功能属性的转换又影响了承载其上的生产关系、社会结构转变。为此,传统村落系统重构首先从区域主体功能出发规划旅游空间,基于空间范围、旅游景观特征、传统文化保护形式划分核心保护区、过渡缓冲区、景观协调区;旅游空间划定之后,势必对其他空间、功能造成倾轧与冲击,继而重塑村落原有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功能;在此基础上依据物质空间重构之后不同区域拥有的生产要素、对象革新生产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居民收入提升、税收增加等;与此同时,空间功能、生产方式转变必然导致区域开发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继而推动构建新型利益关系网络;最后空间格局功能演变、生产方式转型及社会关系重塑引发环境容量、居住环境、地域文化及价值认知等文化生态重构(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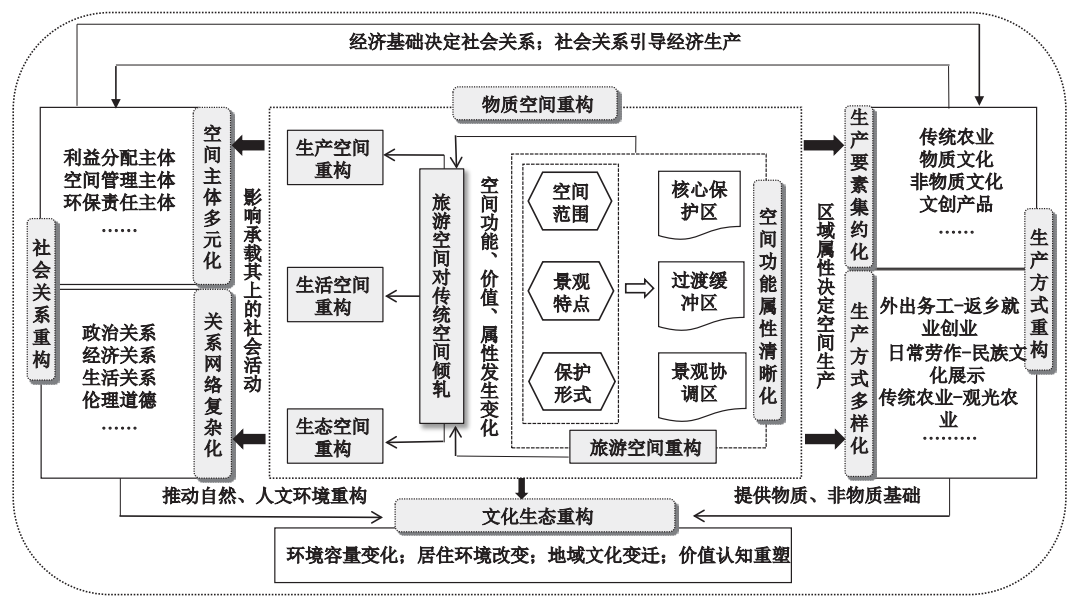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村落重构理论逻辑框架

Fig.3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restructuring

2 研究区旅游开发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旅游开发概况

湖南省凤凰县老洞村是苗寨中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寨,据实际调研 2004 年部分乡贤自发组织古寨旅游,3 a 间带来直接经济收入超过 100 万元,成为凤凰县乡村旅游“排头兵”。然而,当居民居住的石头苗寨被视作观光地,日常社交互动、文化习俗、信仰图腾成为吸引游客体验的名片后,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干扰。此外,旅游创收后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务农村民产生心理落差,致使部分放弃农业生产转型旅游服务,可又因缺乏市场意识与职业技能只能低水平恶性竞争,而无法生产转型的村民则抵触旅游开发。此时村落“自下而上”的旅游开发方式在文化挖掘、管理制度、行为约束、利益分配等方面暴露出诸多弊端,2007 年老洞村旅游业迅速衰败。转机出现在 2012 年老洞村被列为中国首

批传统村落、民族特色重点保护村寨、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2015年被湖南省旅游局纳入“1+7”旅游扶贫攻坚试点村,而今更是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与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实施,旅游迎来再次腾飞的“春天”。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振旅游成为摆在老洞村面前的首要问题,而借助旅游积极引导其有序重构则是解决“自下而上”开发模式弊病,协调老洞空间、经济、社会关系,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实际上老洞村发展历程正是现今众多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缩影,选择其为案例地具备较强区域代表性、问题典型性及广泛应用性。

2.2 数据来源

先后于2022年3月和8月、2024年4月赴案例地通过寻找长期介入旅游发展的村民(L)、村干部(C)、合作社成员(H)和企业工作人员(Q)等深度访谈获取包括旅游发展历程、旅游参与动机、发展政策、关键事件、发展行动等资料;同时对案例地村容村貌、生产生活、民族文化、传统习俗、建筑格局、管理治理等进行实地考察,借助案例地发展规划、统计年鉴(https://tjj.xx.gov.cn/tjsj_187/tjnj/)、制度文本、新闻采访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收集旅游开发、管理相关情况;采用天地图^①获取湘西州凤凰县老洞村及其各等级公路空间位置信息,并在ArcGIS中建立老洞村空间数据库,数字高程(DEM)和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官网^②,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凤凰县自然资源局(http://www.fhzhf.gov.cn/zwgk_49798/xxgkml/bmxxgkml_49803/fhxgtj/)。

3 老洞村旅游发展问题识别与重构路径探究

老洞村核心旅游资源主要为居民居住的石头苗寨及日常生活互动展示的民族文化、习俗、信仰,旅游开发深刻改变了当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给该地文化保护传承、价值认知、社会结构造成极大影响,识别老洞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之后系统重构提供依据及方向。

3.1 老洞村旅游发展问题识别

1)物质空间破碎。前期缺乏旅游规划,“吃住行游娱购”大兴土木造成村落物质空间破碎,具体表现在传统建筑商业化开发侵占了居民原有居住空间,而为补偿其因旅游开发丧失的居住地而选择村落山坡林地异地安置,致使生态用地扰动剧烈,此外大量耕地开垦成“千亩荷塘”“花海”等旅游景观导致耕地萎缩。

2)居民生计脆弱。劳动力投入旅游产生的边际利益大大提高,致使部分村民放弃农业生产转而参与旅游开发,或耕地被征用后被迫从事旅游服务,但因文化素质不高、缺乏市场意识,村民能胜任的就业岗位有限,80%村民外出打工导致当地劳动力由农业种植流入旅游服务,再到外出务工。

3)社会关系失衡。传统氏族宗亲血缘纽带淡化,被业缘、志缘关系取代,政府规范旅游市场与村民制定村规民约,村民禁止私自售卖土特产,拉客等,但又不能提供足够就业岗位,致使村民被边缘化,劳动力外流进而导致村落空心化,孤寡老人与留守儿童问题突出。此外,因资金、土地、劳动力、管理等开发要素权属及获利率不同,企业、村民出现利益分配矛盾时无法提供有效协调机制及交流互动平台,村民诉求受阻致使参与旅游发展活动意愿不高,甚至抵触旅游活动。

4)文化生态畸变。苗族文化展现魅力需要居民参与“活化”,然而现有开发人员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专业培训,民族文化被曲解,且无序开发导致居民生活秩序混乱;部分留守

① <https://www.tianditu.gov.cn> [2024-03-28]

② <https://www.gscloud.cn/sources/index?pid=1&rootid=1> [2024-03-28]

村民参与旅游开发获得较多收益后向往现代住所、生活方式,与游客希望体验民族风俗、融入原生态生活环境存在需求错位,异地安置的新居建筑所用材质、风格与老寨格格不入,传统建筑景观一致性丧失。

3.2 旅游驱动老洞村重构路径探究

在认知老洞村旅游发展面临困境基础上,借助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重构理论框架指导、科学规划老洞村空间功能的同时,推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态有序重塑。

3.2.1 物质空间重构

依据传统村落系统重构理论框架中关于物质空间重构逻辑,综合考量老洞村景观特点和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将其分为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建构性景观协调区,开展物质空间重构。其中,原真性景观核心区保护范围主要为厚石堆砌的清代、民国建筑区,带有典型苗寨建筑风格,包括麻氏宗祠、四十七军代表与陈渠珍秘会遗址等,区内历史环境要素严禁破坏,以此保护村落核心物质文化遗产。为实现传统民居原真性保护,村民外迁至缓冲区、协调区满足其建设现代住所诉求。过渡性景观缓冲区主要为居住生活及古井、城楼、栅子门和保家楼延伸区,建筑上虽采用现代建筑材料,但整体与清代、民国建筑风貌一致。建构性景观协调区主要安置核心区迁出的居民,然已建成新居多为混泥土房屋,与传统石头苗寨特色不符,重构时遵照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和政府规划,改造、替换房屋立面色彩、建筑材料,使之与传统建筑风格统一。此外,建构性景观协调区还需保护山体边缘轮廓及植被,控制景观视廊,以保证制高点之间有良好的视线通(表 1)。

表 1 老洞村空间功能转换

Table 1 Function composition of space in Laodong Village

	旅游开发前		旅游开发后		系统重构后	
	传统功能	用地类型	复合功能	用地类型	复合功能	用地类型
原真性景观核心区	生活功能	石头苗寨	生活-旅游功能	石头苗寨	旅游-文化教育功能	石头苗寨、城楼、古井、土地庙、保家楼、栅子门等
过渡性景观缓冲区	生活功能 生产功能	宅基地 耕地、池塘等	生活功能 生产功能	宅基地、公共用地 耕地、池塘等	生活-旅游功能 生产-旅游功能	家庭旅社、祭祀广场、情景剧场 荷塘养鱼基地、农产品展销基地
建构性景观协调区	生产功能 生态功能	耕地、池塘等 林地、水域等	生产功能 生态功能	耕地、池塘等 林地、水域等	生活功能 生产-旅游功能 生态-旅游功能	新开辟安置小区 迷迭香、猕猴桃种植基地等 野外露营休闲、森林休闲度假区

旅游开发前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以居住功能为主,为迎合游客对传统文化的互动体验,由居住功能向旅游、文化教育功能转变;过渡性景观缓冲区也在原有居住、生产功能基础上赋予休闲度假、文化传承功能;因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居住功能转移至建构性景观协调区,使后者在承担原有生产、生态功能之后增加居住功能。

3.2.2 生产方式重构

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生产方式的文化赋能转型:坚持旅游传承非遗文化、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思路,将民间艺人视作传统文化“活化”载体,将“编花带”“织布”“纺纱”等手工劳动置于旅游情景中成为民族文化展示元素,手工产品销售的同时,游客更能在石头苗寨、城楼等物质文化参观基础上享受非物质文化体验,由此创造的市场价值远高于农业生产,继而带动居民完成生产方式转型。

过渡性景观缓冲区生产方式的市场赋能转型:坚持“以农育旅,以旅带农”发展模式,通过培训“新农人”,以旅游产品价值化为目标,构建全产业链融合、全价值提升、全供应相连的“旅游+农业+工业”产业体系,以此激发产业潜能。同时,充分发掘生活文化习俗,再创“实景”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寻觅乡愁,在传承中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此外,传统生活空间中的住宅、公共服务用地成为满足旅游服务、休闲娱乐、商品经营等需求的“生活-旅游”复合空间,如传统民居开发为民宿,民族祭祀广场、村委会等公共空间转化为民俗表演、文化体验场所,以此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创造条件。

建构性景观协调区生产方式的生态赋能转型:该区主要凸显生态(如林地和水域)服务价值,构建“生产-生态-旅游”复合型生产方式,通过打造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绿色农业相结合的生态农业-遗产景观廊道,推动旅游基础网络的生态功能恢复以及文化功能建设。

3.2.3 社会关系重构

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旅游开发前村民与村管干部因血缘、地缘构成传统乡村孤立而自由的社会关系,旅游开发后在物流、人流、信息流联动下,居民、旅游企业、游客构成地缘、业缘、志缘和外缘复合社会关系,由此带来多方复杂博弈,具体表现在传统建筑村民所有权、政府管理权及旅游企业经营权争夺;传统建筑基于政府原真性保护与居民美好生活向往迫切希望改造的冲突;村民作为文化传承展示载体面对企业旅游分红时,却被边缘化问题。为此,该区社会关系重构主要体现在村民将传统居所租赁给旅游企业经营,旅游企业就地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在租赁、雇佣双重关系连接下构成稳定利益共同体,政府则扮演监督、管理、教育职能,通过制定各类政策保障村民权益同时,监督指导企业旅游开发。

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借助空间及生产方式重构建设成传统文化原真性体验场所,以乡愁乡情乡愿乡建为纽带吸引大学生、新乡贤、退伍军人、民族文化研究学者、旅游产品设计师、农业技术指导员等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在保留传统血缘、地缘稳固关系基础上,政府通过建立《村规民约》、合作社等非正式管理制度、组织强化业缘与志缘关系,达到有能力共同抵制不利于村庄发展的行为、共享旅游发展成果的目的。

“旅游公司打造的民族风情表演演员既有村民,也有大学生”(L14)。“目前村子建立了合作社,政府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理解和支持,群众如有问题或想法可以跟政府反映”(C05)。

建构性景观协调区通过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居民参与旅游经营,企业、政府、当地居民共同获利,管理权归三者共有,由此解决旅游开发过程中村民参与度不高、劳动力外流及村落空心化问题。生产关系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为多元主体(村民集体合作社、政府、企业等),“多主体共治”推动乡村物质空间和社会关系组织集中化。此外,因建构性景观协调区需要维护整体环境一致性,在重塑“生产-生态-旅游”复合型生产方式时着重考虑与人文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共存共建。

3.2.4 文化生态重构

文化生态重构主要考虑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旅游开发前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因资金缺乏、人口流失,导致传统民居腐朽垮塌现象频出,故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不应只将原住民整体搬迁给旅游参观腾地方,而更应提升居民在传统村落保护及传统文化“活化”方面的参与度,增强核心区历史文化厚重感和游客体验感。如创新建立家庭非遗作坊、政府保护成立露天博物馆、企业改造发展乡居重塑原真空间意象,赋予其文化、艺术、经济、精神等功能。

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建设以及更新需要保证建筑风格与周边景观协调,更为重要的是

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学习者,让他们在政府培训下与旅游企业、村民共同推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如此游客既能感受传统民居的魅力,又能体验少数民族风情。

建构性景观协调区建设遵循真实性原则,房屋外形设计、材料选用、用途功能、方位朝向保持一致,且民族语言、图腾、风俗等非物质景观力求保持真实可信;此外遵循完整性原则,通过整体规划确保能完整地代表民族传统文化、建筑特色,以免出现片面歪曲传统文化的旅游开发现象。例如提取朝门、马头墙、火塘、雕刻等代表性景观基因,用以建设与传统文化景观相协调的现代宜居场所。

4 结论与讨论

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借助旅游驱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是其实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通过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重构理论框架,剖析该类村落重构驱动力、维度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解构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的系统重构逻辑,在此基础上以湖南凤凰县老洞村为例,探究重构实践路径,得出以下结论与思考。

1)传统村落重构驱动力主要来自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市场需求、居民参与、企业响应和政策推动等,结合传统村落特殊地域属性,特别聚焦不同驱动力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从系统思维剖析传统村落系统重构逻辑,引导该类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空间系统的整体重塑。

2)旅游开发导致空间格局、生产方式转变,继而引发利益重新分配与社会秩序重构,重构不仅只是空间单一维度,更有承载于空间之上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态。本文从空间格局、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对传统村落展开系统重构,明确空间是重构基础性维度,各维度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系统重构。

3)面对旅游开发给老洞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格局造成的剧烈影响,在全面识别发展困境基础上,明确老洞村重构目标为保障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传统建筑与民族文化保护及传承,并在此基础上遵循上述重构逻辑,指导老洞村从物质空间、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生态维度展开重构路径探究。将物质空间划分为原真性景观核心保护区、过渡性景观缓冲区、建构性景观协调区,针对各区景观特点和保护形式开展物质空间重构;依据系统重构后各区生产资料调整原有生产方式,在延续历史文脉前提下赋能村落系统重构,实现生产方式转型;与此同时,物质空间、生产方式重构势必造成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产生相应变化,继而根据生产资料所属关系及开发方式确定各区开发主体,并以此重构各区关系网络;最后物质空间、生产方式及社会关系转变导致其文化生态重构,遵循真实性、整体性和延续性原则,确保各区划建设、更新与传统文化景观协调共生。

4)本文通过传统村落重构的一般规律性认知,基于系统性思维表征其重构过程中空间格局及功能如何转换,解析复合社会关系带来的多主体权衡博弈,解决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商业化与原真性保护之间平衡关系。然传统村落具有较强地域属性,在考虑区位、资源、市场、资金、开发主体、政策扶持等重构驱动因素时,需重点关注共性驱动要素在这类特殊地域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强化效果,针对推动系统重构的作用机制还需要加强多视角、多案例及多学科协同探究。但由于我国传统村落不仅数量多且类型多样,后续研究还应继续丰富样本量验证重构逻辑科学性,即不断完善重构理论框架的适应性。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张浩龙,陈静,周春山.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评述与展望[J].城市规划,2017,41(4):74-80.[Zhang Haolong, Chen Jing,

- Zhou Chunshan. 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 41(4): 74-80.]
- [2] Mbaiwa J E. Changes o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lifestyles caus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kavango Delta, Botswa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5): 1050-1060.
- [3] 陆林, 陈慧峰, 符琳蓉.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地理科学*, 2022, 42(5): 874-884. [Lu Lin, Chen Huifeng, Fu Linrong.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function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Xixinan Village, Huangshan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42(5): 874-884.]
- [4] 马历, 龙花楼, 屠爽爽, 等.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435-1446. [Ma Li,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vitalization pathways of poor villages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ahan Village in Hai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9): 1435-1446.]
- [5] 沈费伟, 刘祖云. 海外“乡村复兴”研究——脉络走向与理论反思 [J]. *人文地理*, 2018, 33(1): 16-23. [Shen Feiwei, Liu Zuyun. Study of overseas “rural revival”: Contextual trend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Human Geography*, 2018, 33(1): 16-23.]
- [6] Woods M. *Rural*[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7] Hedlund M, Lundholm 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weden—Employment transition and out-migration of three cohorts born 1945—1980[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5, 42(7): 123-132.
- [8] Woods M.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4): 485-507.
- [9] 樊立惠, 王鹏飞, 王成, 等.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 [J]. *地理科学*, 2019, 39(2): 316-324. [Fan Lihui, Wang Pengfei, Wang Cheng et 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i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316-324.]
- [10] 胡银根, 董文静, 余依云, 等. 土地整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重构——潜江“华山模式”实证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731-738. [Hu Yingen, Dong Wenjing, Yu Yiyun et al. Structural reform on the supply side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Huashan Model in Qianjiang City, Hubei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731-738.]
- [11] 杨洁莹, 张京祥, 张逸群.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 Y 村的实证观察 [J]. *人文地理*, 2020, 35(3): 86-92+114 [Yang Jieying, Zhang Jingxiang, Zhang Yiqun. Rural space 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market capital: A case study of Y Village in Wuyuan. *Human Geography*, 2020, 35(3): 86-92+114.]
- [12] 屠爽爽, 龙花楼.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09-517.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restructuri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 509-517.]
- [13] 沈费伟. 传统乡村文化重构: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J]. *人文杂志*, 2020(4): 121-128. [Shen Feiwei.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The path choice to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0(4): 121-128.]
- [14] 陆天华, 于涛.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旅游地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研究——以南京世凹“美丽乡村”为例 [J]. *地理科学*, 2020, 40(9): 1522-1531. [Lu Tianhua, Yu Tao.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Shiwa Beautiful Village, Nanjing C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9): 1522-1531.]
- [15] 杨瑾, 徐辰, 朱竑. 本土产业发展视角下的乡村地方性重构——基于阳美玉器产业的文化经济地理分析 [J]. *地理科学*, 2020, 40(3): 374-382. [Yang Jin, Xu Chen, Zhu Hong.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cal industry: A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ical study of the jadeaware industry in Yangmei Villag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3): 374-382.]
- [16]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581-590.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581-590.]
- [17] 屠爽爽,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 [J]. *地理学报*, 2019, 74(2): 323-339.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Zhang Yingnan et al.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ypical villag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323-339.]
- [18] 刘梦瑶, 王鹏飞, 贺星, 等. 红色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3, 42(6): 1663-1679. [Liu Mengyao, Wang Pengfei, He Xing et al. Restructur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eory driven by red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Malan Village in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6): 1663-1679.]
- [19] 王兆峰, 张青松, 陈勤昌.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幽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23, 43(5): 229-238. [Wang Zhaofeng, Zhang Qingsong, Chen Qinchang.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based tra-

- ditional village settl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Chongmudang Village in Xuefeng Mountain. *Economic Geography*, 2023, 43(5): 229-238.]
- [20] 李亮. 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研究 [J]. 新疆社会科学, 2021(6): 142-152, 171. [Li Liang. Research on the modernity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Social Sciences in Xinjiang*, 2021(6): 142-152, 171.]
- [21] 李军, 蒋焕洲. 经济空间重构: 传统村落旅游利益分配正义的西江样本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4): 112-118. [Li Jun, Jiang Huanzhou.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space: Interest distribution justice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in Xijiang.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40(4): 112-118.]
- [22] 张军, 匡耀求, 黄宁生. 欠发展地区旅游区位的渐变与重构——以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为例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2(9): 141-145. [Zhang Jun, Kuang Yaoqiu, Huang Ningsheng. The evolvement and reconstitution of tourism location—A case study of Laifeng County.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2012(9): 141-145.]
- [23] 黄杰, 李晓东, 谢霞.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活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性研究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5): 119-128. [Huang Jie, Li Xiaodong, Xie Xia.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juven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8(5): 119-128.]
- [24]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3): 425-435. [Xi Jianchao, Wang Shoukun, Zhang Ruiying.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A case study of Gougezhuang Village at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6, 31(3): 425-435.]
- [25] 陈新新, 李伯华, 李雪, 等. 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过程与机理——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2, 38(7): 801-808. [Chen Xinxin, Li Bohua, Li Xue et al.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s driven by tourism—Taking Zhangguyi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22, 38(7): 801-808.]
- [26] 郭文.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J]. 旅游学刊, 2010, 25(3): 76-83. [Guo Wen. Study on the “alternate system mode” regarding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effectiveness. *Tourism Tribune*, 2010, 25(3): 76-83.]
- [27] 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政策选择. 贵州民族研究, 2006, 26(4): 32-37. [Luo Yongchang. The choose of policy 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6, 26(4): 32-37.]
- [28] 郭凌, 王志章, 陈丹丹. 旅游影响下城市历史街区的空间再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视角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43(4): 53-60. [Guo Ling, Wang Zhizhang, Chen Dandan. Space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stree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nri Lefebvre’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43(4): 53-60.]
- [29] 张春燕, 资明贵, 罗静, 等. 旅游业驱动下的林区乡村地域景观演化与重构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2, 56(1): 189-200. [Zhang Chunyan, Zi Minggui, Luo Jing et al.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rest rural landscape driven by tourism.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2022, 56(1): 189-200.]
- [30] 刘宏芳, 明庆忠, 周晓琴. 地方树: 地方性的概念模型及其旅游学阐释 [J]. 旅游论坛, 2021, 14(2): 26-38. [Liu Hongfang, Ming Qingzhong, Zhou Xiaoqin. The conceptual tree-like model of placeness and its tourism interpretation. *Tourism Forum*, 2021, 14(2): 26-38.]

Logic and pathway of tourism-induced 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Laodong Village

Zhang Jiaqi¹, Zong Hanshu¹, Deng Yunyuan¹, Zhu Xuanbo²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logical path of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 system reconstruction is a positive exploration to promote the protective development of such villages an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it is also a key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hollowing out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memory gaps, and weak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t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innovation to achieve the dynamic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By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ystems driven by tourism, the core element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system are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ed. Firstly,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goal system that unifies protectiv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vering core demands such as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spatial function optimization, and economic vitality activation; Secondly, starting from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riving forces, analyze the re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re dimensions such as material space, production mode, cultural ec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Furthermore, by revealing the dynamic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various subsystems,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reproduction,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intervention is elucidated; Finally, representative typical village were select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and a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path was proposed based on region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mainly comes from the support of natural background conditions of resources and location, the tourism market demand of national culture experience, the investment of corporate capital in pursuit of profits, the demand of local residents for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support policies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ommon driving element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effect in this kind of special geographical area. 2) Reconstruction objects include spatial pattern, production mode, social relations, natur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other dimensions, and there are interactions and mutual influences among the dimensions, 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system; 3) Based on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think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path of Laodong Village from the aspects of spatial scop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on types, tourism development subjects,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ethnic cultural inheritance.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 spatial landscape 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ms, it is divided into authentic landscape core protection zone, transitional landscape buffer zone, and constructive landscape coordination zone.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production objects in each district, the production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are reshape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re integrated, market development mode is optimized,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is emphasized to empower production mod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single subject to multi subject co governance, forming a composit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then guiding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 each district.

Key words: tourism-driven;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s; traditional village; Laodong Village